

■ 新作聚焦

卓牧闲《滨江警事》: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突破性实践

□ 马季

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形态,网络文学近年来在现实题材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突破,已成为映照时代风貌、传递社会主流价值的鲜活文艺实践。网络作家卓牧闲长期深耕公安题材创作,此前推出《韩警官》《朝阳警事》等多部作品,积累了广泛的读者基础。其新作《滨江警事》一经推出便备受关注。作品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围绕长江南通段水警韩渝的成长主线展开,串联起海事、航道、渔政、海关、边检等多个部门的基层工作场景,涵盖长江航运治理、沿江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多元叙事维度,以扎实的田野调查勾勒出极具代入感的社会图景,用普通人的微观成长折射大时代的宏观发展命题。

时代风貌的艺术化呈现

《滨江警事》以改革开放初期长江水警这一文艺创作中鲜见的特殊警种为题材切入点,通过系统性专业知识构建故事的真实感。为了达到情景交融的目的,作者深入采访近40位一线水警,赴航校修习船舶驾驶与轮机技术,调研海事沿革及港口运营实况,形成扎实的行业知识储备。作品以双重维度还原历史,大到经济社会发展、文化氛围特征,小到群众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所有细节均有真实依据。通过“自带煤油炉做饭”“攒钱购买麦乳精”“使用袖珍罚单”等生活工作场景,烘托营造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文化氛围,同时将水警工作范围、执法流程、水文特征、船舶构造等专业知识自然融入故事情节,铺陈十分精准细腻。

在人物塑造上,作品融合纯文学式的刻画描摹与网络文学注重人设张力的技法,再现了时代发展变化中人物内心世界的静水流深。主角韩渝从初入警队的浮躁新人,蜕变为沉稳的专业骨干,也在为女儿升学焦虑、一度想辞职跑船的生存压力下,成长为巨浪里“用身体堵管涌”的人民卫士。他的故事,兼具人间烟火气与扎实的成长性。同时,由韩渝串联起豪爽的徐三野、沉稳的李勇、圆融的葛调、赤诚的梁小鱼等多位不同个性的角色,体现当年“半路出家”的水警群体专业淬炼的艰辛与可贵,共同构建起“滨江”警察的生态谱系。

作品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大量的基层治理书写。小说以长江航运治理、沿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为肌理,通过水警的成长经历以及他们与海事、渔政等多部门的协作,反映基层水警在艰苦环境下的辛勤工作和付出。作品展现社会变迁给人们价值观念带来的冲击,揭示基层治理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的重要作用。围绕法治与人情的冲突、社会协同治理的必要性、个体与集体的关系等议题,多维度发掘社会治理的丰富内涵。由此,作品以鲜活的艺术形象与严谨的叙事脉络,传递出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呼吁推进基层治理专业化建设,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寻求平衡,进一步完善社会协同治理,实现水上治理的现代化与人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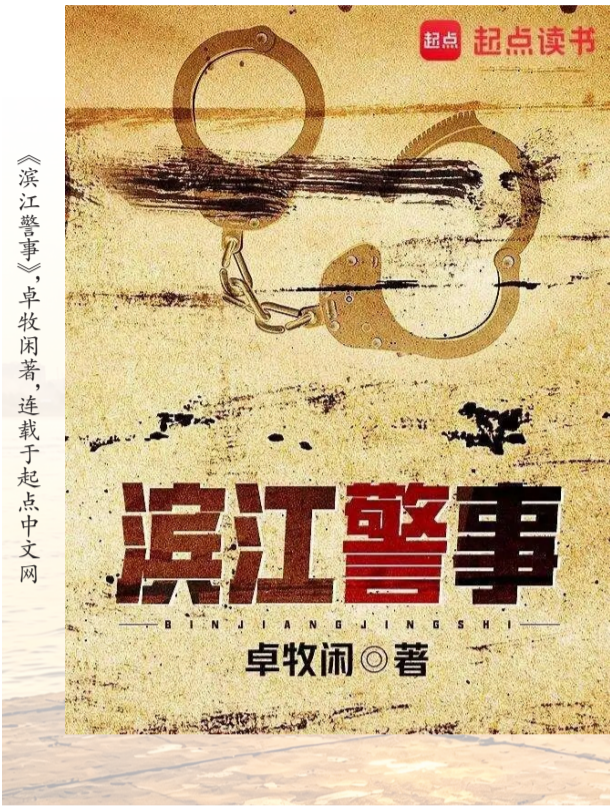
作品还通过历史纵深叙事,将20世纪80年代春运一票难求、1997年香港回归、1998年特大洪水等标志性历史事件自然地植入故事线,这些场景并非脱离剧情的刻意堆砌,而是与人物行为融为一体的生活颗粒,强化了故事的厚重感,唤起了集体记忆。叙事创新主要体现在突破传统警务题材的理想化叙事窠臼,以现实主义笔触呈现基层执法者真实的工作状态与群众诉求,重构更具现实质感的警民互动场景,使作品兼具题材独特性、专业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

警民关系的生活化书写

一些传统公安题材文学作品习惯将警察形象塑造成为无所不能的超级英雄,他们智勇双全,在惊心动魄的破案过程中展现英雄本色,人物个性往往服从于职业特征。《滨江警事》打破了这种程式化书写,将叙事重心转向基层民警的日常工作与生活,通过两百多个具体场景,构筑起警民关系的生动图谱。警察不再是象征社会管理权威的符号,而是身处制度、技术、资源多重约束下的专业群体;民众也不再是单纯的被保护者,而是具备监督能力、参与意识与相应专业知识的平等主体。民警的工作琐碎而平凡,少有惊天动地的壮

文学是时代的镜像。一部优秀的作品,应摒弃空洞抽象的理论说教,以平实笔触聚焦个体生命,描摹普通人真实的生存状态。近期不少文学刊物刊发的作品,均根植于具体的地域空间,以时空交织的叙事手法呈现个体生命体验,注重细节刻画,赋予文本强烈的真实感。作家们立足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观照普通人的命运际遇,并从中挖掘文化传承的当代价值。

诸多作家笔下的地域书写超越了地理空间的本质意义。作品中的“地域”不是静态背景板,而是承载集体记忆和精神认同的文化载体,成为叙事的动力源泉。文化与地域的双向互动过程构成了当下文学回应时代的重要路径。陈进的《最忆高家堰》(《雨花》2026年第3期)讲述了高家堰从贫困闭塞的历史遗存到现代文旅融合地的变迁,把个人情感和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紧密交织在一起。徐迅的《皖河记》(《长城》2026年第1期)以皖河为核心地理空间,通过对生态变迁、日常生活、习俗仪式的描写,反映了人们在环境与社会变迁中的适应与情感认同。王向葆的《马莲河童谣》(《中国作家》2026年第2期)以马莲河为核心串联起地方的自然、历史与人文,体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情感认同。吴曦的《海盐岁月》(《四川文学》2026年第2期)细致展现了沿海地区与海产相关的生产、生活细节和饮食记忆。王祥夫的《城乡结合部》(《雨花》2026年第4期)捕捉到了城市与乡村交接区域的生活特质,展现出该区域居民独特的生活经验。对民族地区民俗节庆与日常仪式的生动呈现,同样赋予了



《滨江警事》,卓牧闲著,连载于起点中文网

举,却事事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调解邻里纠纷、处置交通事故、维护辖区治安等,事无巨细。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履职中,彰显出基层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作者运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民警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的心理活动和工作细节,他们面对的不是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是普通百姓的家长里短。他们运用的不是高超的侦查技巧,而是耐心细致的沟通能力。作品通过一个个普通的工作场景,展现了基层民警对职业的坚守、对群众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这种叙事策略使得人物褪去了身上的英雄主义光环,成为更加真实可信、更具人性温度的警察形象。

在讲述警务故事的过程中,作品对法治、正义、人性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直面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困境与挑战,以及他们对正义的坚守和对人性的关怀,呼唤人们对基层执法者的尊重与理解。小说中的警察们既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又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既要坚守职业操守,又要适应社会变革,这为警民关系增添了丰富的时代色彩和职业纵深。

作品将网络文学的情节快速更迭改为慢节奏,运用充裕的叙事空间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致描绘人物的性格特点、成长历程和情感变化。语言风格上追求平实自然,没有华丽的辞藻、刻意的说教,而是运用生活化的语言,通过细节描写展现人物性格,通过对话推进情节发展。另外,作品大胆运用闲笔,以真实、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长江沿岸的生活画卷,引导读者漫步在充满情感的想象之中,感受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网络“爽文”的审美情趣。这是严肃题材在网络平台上的一次探索和实践,对拓宽网络文学创作边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不过,既然是一种探索,自然也会引发一些争议。小说中专业性与其可读性的矛盾,类型化与创新性的对立,正是当下中国文学面临的现实议题。因此,这种争议对当代文学而言十分珍贵,对推动21世纪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不同创作路径的优势互补

在某种意义上,网络文学是纯文学的赓续和创新。如何还原和再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意境,紧扣新时代文学审美特征,建构与读者气息相通的艺术形态,乃是网络文学不断努力的创作方向。《滨江警事》在现实题材领域的探索也不例外。

《中国作家》《长城》《雨花》《山东文学》《四川文学》

书一方水土 观平凡生命 写烟火日常

□ 贺子涵

作品浓郁的地域气息。岩温宇香的《密蒙花香》(《雨花》2026年第4期)描写了藏传佛教仪式、新年斗酒等民俗活动,展现了傣族的节庆传统。王雷雷的《景迈山女人》(《雨花》2026年第3期)通过主人公参加的一场布朗族传统婚礼,呈现了布朗族的命名习俗、茶文化以及简朴而富有仪式感的婚俗流程。这些作品立足不同地域与民族文化土壤,以细腻的笔触观察现实,勾勒出各具特色的人文图景,让地域书写成为承载时代记忆与精神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叙事手法上,作家们善于运用时空交织的方法,让过去和现实来回穿插,通过个人记忆来折射时代的变迁,沉淀复杂的情感。时空交织已是当代叙事的基本功,但高下的区别在于,记忆的闪回是简单“插入”还是有机“生长”,这就要求作者呈现的当下必须具备足够的力度去召唤过去。青道的《半山石》(《山东文学》2026年第2期)以儿子想要探寻父亲的秘密和买卖石敢当为引线,回溯父亲作为泰山步道维护工的往事,最终在越王印现世时形成交汇,完成了两代人关于承诺与守护的精神对话。刘希千的《绿月亮》

网络文学现实题材长篇小说

《滨江警事》以长江南通段水警韩渝的成长为主线,聚焦基层水上治理,融合了扎实的田野调查与专业行业知识,生动还原时代风貌。作品突破传统警务题材窠臼,塑造出有烟火气、有温度的基层民警群像,深入探讨法治与人性、基层治理等议题,兼具网络文学的叙事优势与纯文学的创作质感,实现优势互补,为新大众文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有益探索

首先,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网络文学特色。在网络发布时采用章节短、更新快的连载模式,每章结尾设置悬念维持读者追更动力。通过多线并进,由案件侦破与民警生活日常交织形成复调叙事,暗合现实主义的写作追求,在快节奏中构建社会全景图。其次,作品以刑侦案件为载体,包含网络文学偏好的强冲突元素,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保留正义必胜的“爽感”机制,突破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在人性复杂性及类型化之间找到叙事平衡。其三,在语言上大量采用以江淮官话为主的方言俚语以增强现场感,展现出接地气的地域叙事审美取向。其四,对滨江码头文化的细致描摹,满足了网络文学知识增量的阅读需求。地域文化的深度开掘与文旅开发,则延续了地域志的写作传统。其五,将警务改革等新时代元素自然融入探索过程,兼具时效性与历史纵深感,于文学表达中立体呈现时代精神。其六,在叙事上巧妙地平衡了“生活流”与传奇性。一方面真实地展现了水警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让读者感受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惊险刺激的执法行动和扣人心弦的案件侦破,为故事增添了传奇色彩。

可以说,《滨江警事》保留了网络文学情节紧凑、吸引读者的特点,以水警工作中的各类案件和事件推动故事发展,充满悬念和冲突,让读者有强烈的阅读欲望。在情节推进中融入细腻的描述和人物情感刻画,注重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的技巧,实现了不同创作路径的优势互补与艺术审美的兼容并蓄。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的有机统一,打破传统文艺由专业精英主导的格局,普通大众可以广泛参与创作,乃至成为创作主体。《滨江警事》作为近年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优秀作品,展现出新大众文艺创作的广阔空间。作家只要扎根大众生活、书写时代风貌,作品就完全有可能兼顾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既叫好又叫座,在多媒体传播中成为记录时代发展、传递正向价值的文学载体。

(作者系网络文学研究专家、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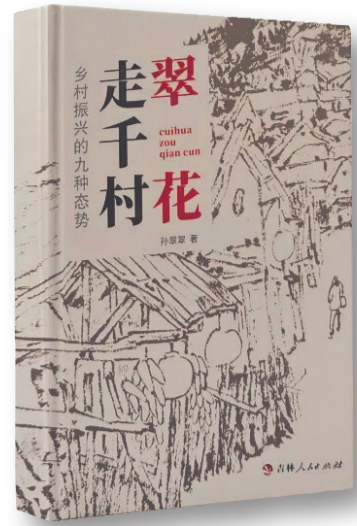


新时代表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短评

描摹乡村振兴的东北样本

□ 王晖



《翠花走千村——乡村振兴的九种态势》,孙翠翠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25年11月

孙翠翠的新作《翠花走千村——乡村振兴的九种态势》是一部以吉林乡村振兴为描述对象的报告文学。在乡村振兴题材持续升温的当下,这部作品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翠花走千村”不仅是书名,也是一个新媒体栏目,是作为有着20年农业记者从业经历的作者本人,深入上千个乡村,进行走访、观察、体验的结果。其中的故事经过了作者的精挑细选,是从吉林乡村发展看东北振兴的较好案例。

作品的副标题为“乡村振兴的九种态势”,即是从生态、文化、科技、组织、先进示范、品牌、边境村等九个方面书写吉林的乡村建设与发展。作品首篇写的是查干湖的生态变迁,寓意深远。作品将湖畔小村西家恩图居民世代栖居的家园与乡村发展、生态保护相联系,重点记录既是日常渔猎也是特色文旅品牌的“冬捕”活动。“渔把头”张文带领渔工以传统捕捞方式看鱼、觅鱼、捕鱼,坚守生态理念,显示出“团队合作、技艺精湛”的千年渔猎文化精髓。作品还深入描述了曾因修建水库导致湖水干涸、湖底呈白色盐碱滩,村民生活陷入困境的生态危机。经过“引松工程”和“休湖”等修复措施,查干湖逐渐恢复如初,成为中国5A级景区,“冬捕”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曾经的“光棍屯”舒兰南阳村村民从事中俄边贸和劳务输出,历尽千辛万苦发家致富,村党支部书记李健等从俄回乡创业,创设“南阳俄式风情小镇”,让“劳务输出村”变成“文旅特色村”。在此,文化“流量”变成了旅游“留量”。作为满族老村(木屋村)的锦江村,曾经穷困且严重老龄化。村民邹吉友牵头成立木屋合作社,开发旅游资源,将老屋打造成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翠花走千村》详尽描述吉林省农科院李学谦、村支书李长江等以盐碱地生态改良技术改造盐碱地,变荒地为良田的科技之举,作为延边朝鲜族村落的光东村,打破传统农业模式,致力于三产融合,将其打造为遍及吉林全省的乡村振兴模式。“海归”返乡青年金君发展有机稻米种植,推行“稻田养蟹”和“鸭稻共生”的“共享稻田”绿色种植,使“吗西达”牌有机大米享誉全国。曾经贫困落后、环境脏乱差的九连山村,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全省新农村示范村;村支书刘文占组织村民种大棚,用“统分结合的经营”方法,使全村由极度贫困状态跃升到富庶的“西红柿王国”;村支书林清远整合资源“经营”村子,搞“股份经济”,成立农机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富裕。

打造品牌亦是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集中体现。在作品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里已涌现出隋书侠创设的吉林“东北农嫂”牌鲜食甜玉米、马牌村特色“马牌”大米、长白山灵芝,以及集安着力打造的“人参之乡”等一批地域品牌。

《翠花走千村》描述的乡村振兴的九种态势的内涵与形式也许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鲜明指向,那就是,振兴的内涵是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全面振兴,振兴的路径是由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富裕、从传统走向现代,振兴的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这也代表着东北振兴乃至全国农村振兴的内涵、路径与目标。

对于田野调查创作方法的执着坚守,是该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在我看来,没有田野调查,就没有报告文学。《翠花走千村》并非“命题作文”,而是基于作者沉浸乡村、潜入现场的内在需求,是来自作者“不再为写而写”,决心“不辜负这群最质朴、最真诚的”的诚意。《“长城”》2026年第2期)通过一对分居多年的夫妻因突发事件重新审视婚姻的故事,探讨了中老年夫妻的婚姻困境和情感疏离。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的写作并非为了渲染苦难,而是为了呈现生命在困顿中依然闪烁的微小与韧性。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3期)细致地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手工制砖的完整工艺,展现出戴窑地区悠久的砖瓦烧制历史与文化。王振羽的《红盆》(《雨花》2026年第2期)不仅描绘了汝河湾人用淤泥制陶的复杂技术,更寄托了人们对土地的依恋和手工智慧的敬意。江子的《与石头对话》(《雨花》2026年第4期)讲述了主人公由一名武警战士成为全国知名石质文物修复师的成长历程,歌颂了非遗传承中的热爱与工匠精神。李浩然的《粉墨》(《中国作家》2026年第2期)描绘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民间戏曲艺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祁筱蕊的《金绣山河》(《长城》2026年第1期)通过老裁缝的回忆,以展品为载体,深入解读秦汉至明清的服饰政治史,构建出一套绵延千年的“服饰政治学”。

通过近期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可以看出当下文学创作正以扎实的地域书写、灵活的叙事手法与真切的现实关怀,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无论是地域文化的挖掘、时代变迁的记录,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均以平实真诚的笔触扎根现实,让文学既有烟火气息,又承载精神重量,为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鲜活而厚重的生命力。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